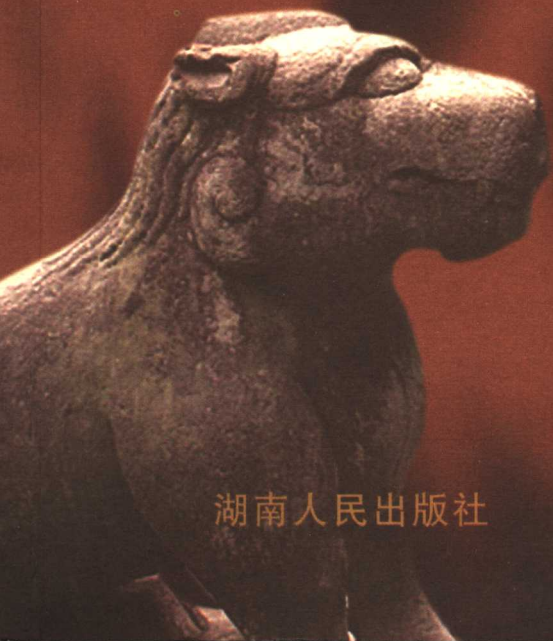


何歌劭 著

建文帝之謎

本朝太祖朱元璋帝孫周遜建文之難
改姓何氏令致 汝川公未澤之年
適與建文遭難時相合此說上非無
因姑并存之俾後世探源索本有
以知其所有出云

十六世孫景光派名德承李才氏謹撰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何歌劭 著

建文帝之謎

本明太祖朱元璋首倡因避建文之難
改姓何氏今攷汝川公未澤之年
適与建文遭難時相合此說上非無
因姑并存之俾後世探源索本有
以知其所自出云

十六世孫昌光派名德恭序才氏謹撰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建文帝之谜/何歌劲著. —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06.6

ISBN 7-5438-4388-9

I. 建... II. 何... III. 建文帝-人物研究
IV. K827=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3500 号

书 名: 建文帝之谜

封面集字: 卢中南

作 者: 何歌劲

责任编辑: 曹有鹏 聂双武

装帧设计: 新颖别致图文设计

陈 新 谢俊平

出 版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邮 编: 410005

印 刷: 湘潭市沁园春印刷中心

发 行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.75

字 数: 191,000

书 号: ISBN 7-5438-4388-9/K·761

定 价: 38.00 元

明建文四年(1402),应天(今南京)发生“金川之变”,燕王朱棣以“靖难”为名,率军攻入京城,建文帝神秘失踪。这是中国一大历史之谜。本书作者依循世代家传说说法,在民间做了艰苦的调查工作,取得了不少口述资料,特别是获取了一批珍贵的族谱资料,考证出了湘潭锦石何氏始祖何必华即是明建文帝朱允炆,建文大将何福直接策划和组织了救主行动。永乐二年(1404),何福之弟何禄,携子魁二、魁五与何福季子魁六,祖籍湘潭、原任左军都督顾成之孙顾兴国,战歿鄱阳湖的旗武将军齐成之子、千户齐兴(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宗族之始迁湘潭祖),护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抚州临川来湘潭,护送人的眷属亦在随行之列。朱允炆始藏银塘,先后移居县城东隅之金泥湾和西乡之碧泉,改姓名为何必华,字汝川,娶银塘四甲土著何氏何惠之长女为妻,终年87岁。

序



毛佩琦

一封来自湘潭的信和一部书稿，又勾起我 40 年前的记忆。澄澈的江水，从容的白帆，掩映在绿阴中的屋场。板塘、荷塘、纱厂街，一个个熟悉的地方。

40 年前，我作为中央教育部、卫生部赴湖南湘潭“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”的一员，来到了湘潭。那时，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三年级的学生。我们从 1964 年 10 月 20 日离开北京，到 1965 年 6 月 15 日离开湘潭，一共 8 个月。期间，除了春节的几天，由湖南省委安排我们到长沙休整学习，看了李谷一演的花鼓戏《补锅》、《打铜锣》外，每日每夜都和当地的干部百姓在一起。用当时的话说，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，“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政权不在我们手里”。进入生产队一片茫然。不用说，各种情况一无所知，就连湘潭人说话我几乎完全听不懂。但是，至今仍然让我感到自豪的是，三个月之后，我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话，老百姓甚至认为我是当地人：“怕不是韶山来的？”我们有开不完的会，需要不断地说话，从此，每天用湘潭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如同公式一般的语言，既有从文

一封来自湘潭的信和一部书稿，又勾起我 40 年前的记忆。

而这次让我和湘潭再续前缘的是何歌劲先生的《明建文帝之谜》这部书稿！

明建文帝的踪迹之谜，自明成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众说纷纭。

件上来的，也有假借群众的口编出来的。当时，灯光昏黄，满屋弥漫着“喇叭筒”喷出的烟雾，空气沉重得几乎窒息。我的感觉是，直到“四清”运动结束，老百姓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的，这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，尽管我们一天到晚地说，我们认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。对这些“飞鸽牌”的工作队员，老百姓难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但是，我还是能感到当地农民的质朴、真诚，特别是当说到他们的家、他们的孩子、他们的田土禾苗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真感情。运动无疑按程序“胜利”结束了，我们离开的时候村民们都到大道上送我们，那真是扶老携幼，依依惜别了。

车轮和汽笛把一切都抛去了。湘潭的山水、百姓却成了我永远抛不去的记忆。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还言不及义？没办法，一遇到湖南人我就说个没完，我常常自认为我是湘潭人。20岁时种下的乡情不能改变。你想，一个湘潭人给我寄来一部书稿，还不让我先说说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吗？而这次让我和湘潭再续前缘的是何歌劲先生的《建文帝之谜》这部书稿！关于建文帝的研究正是我关注的一个课题，就使我在乡情之外更加兴奋。

明建文帝的踪迹之谜，自明成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众说纷纭。几百年来多少学者殚精竭虑，踏遍铁鞋，也没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或说至今还没有一个结论足以说服大家，可以被大部分人都认可。为什么几百年来大家对这个题目如此热衷呢？首先，因为它确实是个谜。解答历史之谜是有很强吸引力的。还有，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失败了，历史把他推到了弱者的位子上，人们出于对弱者的同情，对他给了更多的关注，特别是，希望他没有在那场大火中被烧死。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认为是人们支持他的政策。希望出现一个明君治理天下，对他的失败感到惋惜。建文帝执政，是在洪武年间的霜锋雪剑的严酷之后，如同阳春煦日温暖人间。因此，建文四年的统治，被明代人形容

为“四载宽政解严霜”，对之称颂有加。建文年间，社会安定，民风淳厚，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，百姓安于生业，家给人足，外户不阖，路不拾遗，很少有人犯法。祝允明在《野记》中说：“闻之故老言，洪武纪年之末，庚辰（建文二年，1400）前后，人间道不拾遗，有见遗钞于途，拾起一视，恐污践，更置阶圯高洁地，直不取也。”^①

20多年前，我把建文年间的施政概括为“建文新政”。这个提法已被很多学者所接受。

相反，燕王在靖难之役中提出的口号，是“恢复祖宗旧制”。试想，回到洪武时期的严酷的统治方式，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！

那么，方孝孺等人的死，就不仅仅是因为忠君。他们的死是为建文新政殉身，是为了建立一个以儒家政治理想描述的社会，是对暴政的抵抗，是不希望再回到朱元璋式的专制统治之下。于是“燕师至日，哭声震天，而诸臣或死或遁，几空朝署。盖不幸自古失国者，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”。^②

方孝孺在《郊祀颂》中称赞建文帝的爱民，说他“宁屈国法，而不忍以法病民；宁阙储积，而不忍以敛妨农”。作为建文帝的主要谋臣，方孝孺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。他甚至要恢复周朝的井田制，解决“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”的问题，以建立一个“但使人人有田，田各有公，通力趋事，相救相恤”的社会。

所以，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说：不能“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”。方孝孺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他“以生民为虑，以王道为心”的出发点。这就是方孝孺之所以为方孝孺。他迂而忠，但并非愚而忠。

20多年前，我把建文年间的施政概括为“建文新政”。

① 祝允明《野记》二，《国朝典故》卷三十二。

② 顾起元《客座赘语·革除》。

那么,建文帝的下落为什么会如此歧异呢?首先历史记载就是相互矛盾的。

那么,建文帝的下落为什么会如此歧异呢?首先历史记载就是相互矛盾的。

《明太宗实录》这样说:

上望见宫中烟起,急遣中使往救。至已不及。中使出其尸于火,还白上。上哭曰:“果然若是痴騃耶?吾来为扶翼尔为善,尔竟不谅,而遽至此乎?”……壬申,备礼葬建文君。遣官致祭,辍朝三日。^①

《明太宗实录》修于宣德年间,由于政治原因,官修的实录代表官方利益,一些关键和微妙的事常常是不可信的。按实录的记载,建文帝已被烧死,而且还得到了礼葬。有的说用的是亲王之礼,有的说用的是天子之礼。^②无论亲王之礼还是天子之礼都是极为隆重的。果然如此的话,有谁见过殡葬的仪式?坟墓又在哪里呢?从当时的政治需要来看,如果建文帝死去,就可以绝天下人的系望,明成祖朱棣就可以更安心地做皇帝。显然,明成祖朱棣希望建文帝离开政治舞台,甚至离开人世。《明太宗实录》的记载目的就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,然而既没有人看到给建文帝如何发丧,也没有人见过建文帝的坟墓。“实录”不是在有意说谎吗?也有记载说安葬建文帝是“不封不树”的。按天子礼安葬,怎么会不封不树呢?感情的偏执,可以使人们不顾起码的逻辑。以情理推断,对朱棣而言,哪怕有一点可能掩人耳目,也会为建文帝造个墓了事。正因朱棣连自己都欺骗不了,才不可能发丧建墓,因而才使民间出现那么多谣言。

既然明人对建文帝的下落已经说不清楚,300年后,清代由张廷玉主持编写的《明史》就更加莫衷一是了。《明史》

①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五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一百五十二《王景传》。王景,“建文初召入翰林,修太祖实录。用张昺荐,除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讲。成祖即位,擢学士。帝问葬建文帝礼,景顿首言:‘宜用天子礼。’从之。永乐六年卒于官”。

写道：

谷王橧及李景隆叛，纳燕兵，都城陷。宫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终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，越八日壬申葬之。

或云帝由地道出亡。

在短短 50 多个字中，便有 3 个相互矛盾的说法：一、不知所终；二、焚死；三、由地道出亡。

自燕军攻入南京（建文四年，1402）起，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，300 多年过去了，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然没有结论。当年参与编修《明史》的都是饱学的名士，在修《明史》时搜集了大量官私史料，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。《明史》向以体例严谨、叙事缜密而著称，但我们在这部煌煌“正史”中，对建文帝的踪迹却不知所从。

其实，我们不能怪清廷的史臣们无能，因为《明太宗实录》有意作假，而以后力图追求真相的人也没有搞清楚，从而造成史书的记载越来越混乱。

除了建文帝下落事实本身模糊不清外，还有两件事助成了人们的猜想。

第一件，《明史·姚广孝传》的一段记载说：

（永乐）十六年三月入觐，年八十有四矣。病甚不能朝，仍居庆寿寺。车驾临视者再，语甚欢，赐以金唾壶，问所欲言。广孝曰：“僧溥洽系久，愿赦之。”溥洽者，建文帝主录僧也。初，帝入南京，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，溥洽知状，或言匿溥洽所。帝乃以他事禁溥洽，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。久之不可得。溥洽坐系十余年，至是，帝以广孝言，即命出之。^①

人们常把此事作为证明建文帝为僧和出亡的依据。其

除了建文帝下落事实本身模糊不清外，还有两件事助成了人们的猜想。

^① 《明史》卷一百四十五《姚广孝传》。

实,作为燕王朱棣的主录僧,姚广孝要求释放被久系的溥洽,不过是对于同为主录僧的溥洽的同病之怜。他们一个服务于燕王,一个服务于建文帝,各为其主。《明史》说“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,溥洽知状”,“有言”二字并不是确有证据的说法,仅仅是一种推测。又说“或言匿溥洽所”,“或言”如同“有言”,也是没有确据的说法。从姚广孝的话中,我们看不出溥洽与建文帝的出亡有关系。相反,姚广孝在临终前请求释放溥洽,倒可能是希望为溥洽洗清仅凭传说就将其关押的冤枉。以朱棣对建文遗臣的残暴处置看,如果溥洽确与建文帝的出亡有关系,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。

另一件,是明英宗正统五年发生的一件事。

《明英宗实录》正统五年(1440)十一月丁巳:

有僧年九十余,自云南至广西,云:“我建文帝也。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,今数满,宜还国。”谒思恩自言。岑瑛送之京师。会官鞠之。其姓名为杨应祥,钩州人,洪武十七年度为僧,游两京、云、贵,以至广西。上命锢之锦衣卫而死。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。

这件事本末清楚,记载详尽,应该无可怀疑。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(1377),至英宗正统五年(1440)不过 63 岁,老僧自称 90 余岁,肯定是假的。经审问,老僧有名有姓,鞫狱之人必不敢杜撰。这是几个僧人共谋的诈骗事件,由 90 余岁的老僧杨应祥假冒建文帝,最后事情败露。结果,老僧被关入锦衣卫而死,同谋僧人被处戍边。

建文帝被推翻,经过永乐 22 年,洪熙、宣德 11 年,正统 5 年,已经过去了 38 年。建文帝即使在世,也不过是个落魄的老僧,他的手中已没有一兵一卒。朝廷已没有必要为他的出现而恐惧。事实上,朝廷的处置也很有分寸,仅将杨应祥一人关入监狱,其余人处以戍边,并未斩尽杀绝。

然而,杨应祥的诈骗案虽然了结,一些人偏偏不愿相

信那是诈骗。消息不脛而走,人们为此拓展出更大的想象。于是在传说和猜测中这个杨应祥就成了建文帝。到万历年间,就连久在朝中任职、熟悉典故制度的内阁首辅张居正,对建文帝的事也已经说不清楚了。

甲戌年(万历二年,1574)今上(明神宗朱翊钧)御日讲,问辅臣以建文君出亡事,张居正对曰:“此事国史无考,但相传正统间,于云南邮壁题诗,有‘流落江湖数十秋’之句。一御使异而询之,自言建文帝,欲归骨故土。遂驿召入官养之。时年已七八十,后不知所终。”盖江陵(张居正)亦不曾记忆《英录》中有此事也。^①

对于不清楚的事,人们用自己的想象,填补了一个个空白,编织了一大篇故事。建文帝出亡说因此广为流传。

出亡说最早是暗暗流传的。建文帝的事解禁后,人们就公开谈论此事了。为了不得罪官方,人们就给建文帝加了“逊”、“让”之名。既然建文帝是“逊国”,是“让国”,朱棣的即位就不是篡夺,就是顺理成章的。一让一即,有让有即,两全其美,既满足了民间希望建文帝还活着的心理,也给官方留下了面子。

明朝万历年间,关于建文帝的传说越来越玄。程济《从亡随笔》、许仲彬《致身录》相继出现。故事情节越来越详细、越来越完整。但是其中的矛盾是显然的。

比如,建文帝归来,就有宣德元年(1426)说,有正统五年(1440)说。其结局就有“一夕暴卒”说,有老死宫中说。其安葬有“以公礼葬于郊外”说,“竟葬西山,树碑曰‘天下大法师之墓’”说和“不封不树”说。^②

至于传说中建文帝在各地的遗迹,就太多了。

▲建文帝曾藏在四川平昌佛罗寺,死后就葬在寺后山

① 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篇》卷一《列朝·建文君出亡》。

② 佚名《建文皇帝遗迹》,《国朝典故》卷之十九;郎瑛《七修类稿》。

明朝万历年间,关于建文帝的传说越来越玄。程济《从亡随笔》、许仲彬《致身录》相继出现。

至于传说中建文帝在各地的遗迹,就太多了。

坡上。因建文帝经常在寺中面向京城哭泣,后人就将佛罗寺改称为望京寺。

▲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宜宾越溪河,隐居于隆兴,死后葬在隆兴的地下塔林(俗称空山,凿空山地而建墓)。甚至传说清康熙帝也曾来到越溪查访建文帝的遗迹。

▲云南武定狮子山,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山正续禅寺驻锡。寺中现有惠帝祠阁,阁内彩塑三尊僧像,中间一尊身披袈裟,背靠龙椅,据说就是建文帝像。像为清康熙初年所造。龕额书“明惠帝”三字。阁前对联为:“僧为帝,帝亦为僧。数十载衣钵相传,正觉依然皇觉旧;叔负侄,侄不负叔。八千里芒鞋徒步,狮山更比燕山高。”据说寺内的乾坤双树、龙凤翠柏、月潭潜龙等十余处景物都与建文帝有关。

▲重庆市的龙兴古镇,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地的龙藏寺为僧,“龙兴”亦因此而得名。

▲重庆市瓷器口宝轮寺,相传建文帝曾隐居于此。后人因将所在的白岩山改称为龙隐山。宝轮寺也就称为龙隐寺。

▲建文帝扮成僧人跑出南京得到了溥洽的帮助。建文帝先隐藏在江苏吴县普济寺,后经姚广孝帮助,隐藏在穹窿山皇驾庵,死后就葬在穹窿山上。

不一而足。

对于明清以来出现那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,怎么解释呢?

就神话或民间传说形成发展的规律而言,可以借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解释:

凡故事的演变如滚雪球,越滚越大,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,史家的考证。^①

建文帝传说的发生和演变正符合这一规律。由于建文

①《胡适论学近著》第一册,《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——跋崇祯本〈逊国逸书〉残本》。

对于明清以来出现那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,怎么解释呢?

帝的下落不明,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传说,随着时间的延长,传说内容不断扩大,不断丰富,越说越神,越说越圆。和许多不断演化的民间传说一样,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追寻,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远离了史学或学术,成了一种纯粹的感情牵挂。

在建文逊国说最盛的时候,明代万历年间的沈德符、明末清初的查继佐,都对建文帝出亡传说的种种矛盾进行过辩驳。

比如,传说中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趾,在云南路遇建文帝,后羞愧自杀。事实上,永乐时期确有个工部尚书姓严,但他叫严震直,而不叫严震。而且,严震直是在洪武二十八年,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趾的。严震直在建文年间曾致仕,永乐年间又被起用,但永乐年间并无出使交趾的事。永乐年间,严震直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巡视山西,结果,在走到泽州时病死。^①与传说中严震死在云南完全不同。

沈德符说:

当时,倘令故臣随行,必立见败露。近日此中,乃有刻《致身录》者,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,因侍从潜遁为僧,假称师徒,遍历海内,且幸其家数度。此时苏、嘉二府逼近金陵,何以往来自由?又赓和篇什,徜徉山水,无一讥察者?况胡忠安公(按,即传说被永乐皇帝派出侦察建文帝行迹的胡濙)之出使也,自丁亥至丙申,遍行天下,凡十年而始报命。观《忠安传》中云,穷乡下邑,无不毕至。胡为常州人,去此地仅三舍,且往来孔道也。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?

所幸伪撰之人,不晓本朝典制,所称官秩,皆国初所无。且妄创俚谈,自呈败缺。一时不读书、

^①《明史》卷一百五十一《严震直传》。

明末清初，查继佐在《罪惟录》中，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说法，就罗列了23种之多。

不谙事之人，间为所惑。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，而哀其乞怜，为之序论，真可骇恨！

盖此段大谎，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衍而成。若流传于世，误后学不小。

又《传信录》云，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。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。此语尤可诧。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，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，而附会之耳。乃不自揆，僭称“传信”，此与近日造“二陵信史”者何异？庸妄人自名为信，他人何尝信之？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，以至于此。^①

明末清初，查继佐在《罪惟录》中，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说法，就罗列了23种之多。因为没有确切证据，作为严肃的史学家，查继佐提出“十六辩”，即“十六疑”，对它们一一加以驳斥，把23种传说全部否定了。

帝子出走何事，而五六十人闻之，后此无一败？疑一。

鬼门可出，水关何必复导？疑二。

金川既启，廷臣惊惧不知所出，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内？小臣能入而不能出？疑三。

兵势汹汹，此何时？而神乐道士惓惓梦中之言，舡舟待命？疑四。

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处也，疑五。

遁野亦多人，而必以为尽与帝周旋，疑六。

亡名者必诬之以名，疑七。

仲彬家吴，吴之人无踪迹取功名者乎？疑八。

得相聚，疑九。

革诰敕亦早，此系逆案，而邑丞之但身临史民也，疑十。

① 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篇》卷一《列朝·建文君出亡》。

既疑仲彬匿帝，必大索，能哂而去之，疑十一。

期襄阳胡遂弗后，疑十二。

一再迹云南，必晤帝，疑十三。

帝既目善冠盖，而万里复走仲彬者再，疑十四。

岂不闻胡濙之出，又奚乎天台？疑十五。

间关晤接，无他言，而琐及所献，疑十六。

建文帝出亡之说，看似很完整，其实漏洞百出。最后，查继佐说：

按出亡之说，传二十有三，岂无一真？惟传二十有三，乃信无一真也。真则一而已矣。即让皇之谥，本自“逊国”二字来。此实录之后，史家不得已，分例逊国，以与“靖难”埒。秉笔者不免说谎，数百世安之。却逊与让之义，犹然为出亡作解也。出亡无其实，则宜升穀庙之谥，先为惠庙尊称烈，而让之一字已属代庙，似颇有合。夫代庙初实不让，取讥后世，而确未尝争之于先，宫中不闻一语示怫。迨监兴安敢公言复储，则内既无防，于谦最为信用，不闻榻前一语及私。且并无驰谕多助之举，总以母命称尊。及复辟后，有云“兄为之却好”。便作一谎曰让。犹之为太宗作谎称文皇帝。夫不争乃曰让，与尚武反曰文，犹彼上矣。^①

这段话似颇为费解。它涉及了明成祖的靖难、建文帝的逊国；明英宗的夺门复辟、景泰帝的逊位；嘉靖帝的入统、明武宗的谥号及正统地位。一言以蔽之，与民间对建文帝态度的出发点不同，史官们为了“礼法”、“书法”，在文字上巧为周旋，最后不惜涂抹历史事实。所谓建文帝的让国，是统治者用以说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的借口。

还有一个很大的政治因素影响了对建文帝下落的宣

^① 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卷三十二《建文逸记》。

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建文帝有后人吗？

传，清朝在入关之初，也同样遇到了尴尬的局面。崇祯帝自缢后，仍有儿子下落不明。清朝虽然控制了中央政权，但反清势力仍然十分强大。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就奉“朱三太子”为旗帜。所以在当时，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，绝不可能在民间躲藏，用此来断绝复明者的希望，以安人心。于是，清初的一些馆臣体会当政者的意思，便主张建文帝焚死之说，而同时指逊国诸书为伪书，以杜绝人们对朱三太子的影射。

于是，关于建文史事的矛盾纠缠不清。

最后，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建文帝有后人吗？

有传说，建文帝逃出宫后，云游四方，晚年隐居于武昌，死后葬在武昌洪山。因建文帝改名为让璫，便以让为姓。最近，有人出示了《让氏家谱》，自称为建文帝的后代。其实，自称为建文帝之后的，还不止在湖北。据王崇武先生调查，抗战时期，“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”。^①既然建文帝没有被烧死，又在各地生活了数十年，留下后代也是可能的。清初人查继佐记载的传说也有此一说。

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卷三十二《建文逸记》：“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，后又纳一妾，生四子，冒姓曰陈、曰仝，二仍姓朱。朱姓之一，读书为庠生，正统中偶发狂，自云我允炆之后，合为尔等主人。行白县，郑氏诸生死挽之，得免，遂不留令之去。”^②

历史上，关于建文帝的兄弟和建文帝的后代是怎样记载的呢？

皇太子朱标有5个儿子：

长子朱雄英，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8岁时死去。

次子朱允炆，即建文帝。

三子朱允熥，建文元年封为吴王，封国在杭州，未就

① 王崇武《明靖难史事考证稿》。

② 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卷三十二《建文逸记》。

藩。朱棣即位,降为广泽王,居漳州。不久,召还京师,废为庶人,囚禁于凤阳,永乐十五年(1417)卒。

四子朱允炆,建文元年(1399)封为衡王,朱棣即位,降为怀恩王,与朱允炆一起被召还京师,囚禁于凤阳,后来死去。

五子朱允熥,建文元年(1399)封为徐王,朱棣即位,降为敷惠王,随母亲吕氏守太子朱标陵墓。永乐二年(1404)改为瓯宁王,奉太子朱标香火。永乐四年(1406)十二月,邸中起火暴死。

建文帝有两个儿子:

长子,朱文奎,建文元年(1399)立为太子,燕军攻入南京时已经7岁,下落不明。

次子,朱文圭,燕军攻入南京时年2岁,被朱棣囚禁在中都广安宫,号称建庶人。明英宗复辟(景泰八年,1457年)以后,可怜他无罪被长期关押,请示太后,派太监前往中都将其放出。英宗说:“有天命者,任自为之。”大学士李贤说:“此尧舜之心也。”朱文圭居住在凤阳,可自由出入、结婚,给予阉者20人、婢妾10余人供使令。朱文圭自幼被囚禁,到此时已经57岁了,放出来后连牛马都不认识。不久,朱文圭也死了。

以上说了一大篇,回顾了迄今为止学界对建文帝下落之谜的认识。可以说,它仍然是个谜,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时,也不会有新的研究和新的结论。如今,何歌劲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线索,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是否将面临突破?

这是从湘潭锦石何氏家族的世代传说引出的。在家传的《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

吾族汝川公,于明永乐二年由豫章来潭,即奉为不迁之祖。^①

如今,何歌劲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线索,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是否将面临突破?

这是从湘潭锦石何氏家族的世代传说引出的。

^① 民国十八年(1929)《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》卷一。